

报告文学卷 上

解放军文艺

600 期纪念文集

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报告文学卷(上)

解放军文艺 600 期纪念文集

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这一天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这一天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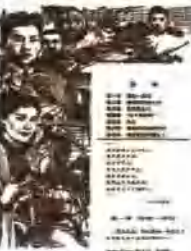
新 金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这一天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

唐山大地震



1976年7月28日凌晨03时42分，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.8级大地震。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，16万人重伤，100多万人无家可归。



1976年7月28日凌晨03时42分，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.8级大地震。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，16万人重伤，100多万人无家可归。



中國師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这一天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

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这一天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

总编辑 余开国

在朝鲜战场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为了保卫朝鲜人民，他们英勇地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。他们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疲劳，不怕饥饿，不怕寒冷，不怕炎热，不怕疾病，不怕死亡。他们为了胜利，为了和平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上。



在朝鲜战场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为了保卫朝鲜人民，他们英勇地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。他们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疲劳，不怕饥饿，不怕寒冷，不怕炎热，不怕疾病，不怕死亡。他们为了胜利，为了和平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上。



在朝鲜战场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为了保卫朝鲜人民，他们英勇地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。他们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疲劳，不怕饥饿，不怕寒冷，不怕炎热，不怕疾病，不怕死亡。他们为了胜利，为了和平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上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为了保卫朝鲜人民，他们英勇地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。他们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疲劳，不怕饥饿，不怕寒冷，不怕炎热，不怕疾病，不怕死亡。他们为了胜利，为了和平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民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上。

兴安岭大火

兴安岭大火

兴安岭大火

兴安岭大火

兴安岭大火



兴安岭大火

兴安岭大火

老兵电影队



老兵电影队

老兵电影队

《解放军文艺》600期纪念文集·报告文学卷(上)





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

目 录

信 念	宋之的	1
进军西藏日记	林 田	15
第一个北大荒人	张 惟	27
神枪手四连	王照运	35
先进事迹以外的事儿	赵 骛	47
“蓝军司令”	江永红 钱 钢	61
河那边升起一颗星	朱秀海 袁厚春	75
“两用人才”的开发者们 ... 徐志耕 程童一	陶正明	93
第三十四次任命	所国心 董 滨	109
三十三座山峰和一寸土	建 丰	121
战区札记	肖 于	153
在漂浮的国土上	卢晓渤	199
一个时代和一个连队	张 波	221
陆军教官	何继青	239
南方有个好连队	赵 琪	263
士兵来自硕士点	陈歆耕	279

宋之的

信念

原载于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创刊号

信念

金容颐是个十四岁的朝鲜小姑娘,我们很快就混熟了。一天,金容颐跟我一块儿去爬山,她是连蹦带跳地跑上去的,我是顺了她的脚印,攀着树枝,小心地爬上去的。向阳的地方,太阳已经顶暖和了,山上的冰雪还一点也没有开化。对我来说路是滑的,是陡的;对她来说,雪是平坦的,是轻柔的。我们在一棵小松树底下坐下来,四架喷气式敌机,刚好从我们头上搜索着飞过去了。

她马上重新教我唱《金日成将军颂》。这个小先生是耐心的,是严厉的。我唱错了,她就皱着眉头,强制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。我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,要记点什么的,她就顽皮地跳开,一下子爬上树去了。

老实说,这个孩子,一点也不像从战争里滚过来的。她大眼睛,包牙齿,在胳膊上缠着一条白布,上写“永安里自卫队”,仿佛时时刻刻都想跳。在孩子群里,她是个头,她跳舞跳得顶妙,滑雪滑得顶快,跳跳板跳得最高。

四年前,我到过朝鲜。那时候,苏联红军刚刚打垮日本,把自由跟独立,带给了朝鲜人民。红军司令部的布告贴在大街小巷,布告上庄严地宣称:朝鲜将永远属于朝鲜人民。朝鲜从灾难里新生了。人民从奴役里



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创刊号刊登宋之的的报告文学《信念》。插图：陈兴华。

站起来了。人民怀着一种尊严的感情,开始管理和建设自己的国家,他们自尊地说:“我们的工厂由我们自己管理了。”“我们的画展你看过吗?”“咸兴是我们的米仓!”“我们的煤质量不好,火车常常误点。”“我们的大烟囱跟小烟囱都在冒烟!”

人民的国家生长了人民的荣誉。

但这种人民的尊严和荣誉,却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仇恨,侵略者在八千里以外无耻地宣称:朝鲜人民的尊严和荣誉,危害了美国的安全!

美国不愿朝鲜人民有“朝鲜的”东西,于是他们就用尽一切野蛮与残酷,纵火焚毁了朝鲜人民的城镇、工厂、原始森林,甚至农民的柴火垛。当强盗们觉得所有“朝鲜的”都已经光了,就在大炮和坦克后面,运来了“美国的”东西,美国那些过剩的奶粉、罐头、香烟、牙膏、肥皂和名目繁多的化妆品。

美国更不愿朝鲜人民有真正的尊严跟荣誉,吸血鬼们想:朝鲜人杀的差不多了,朝鲜人的荣誉和尊严也就没有了。于是在“挖根根”的借口下,强盗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杀害。杀害是以家族计的,以地区计的,事实上是难以计数的。一个和平的朝鲜居民被杀害了,接着就追索到他的妻子、父母、兄弟,一直到才降生的婴儿。他们要挖尽朝鲜人民那种尊严和荣誉的根。

仅在一个名叫花岛的小荒岛上,他们就屠杀了十二万和平的朝鲜人民。这十二万人是强盗们在逃跑的时候,从元山、咸兴、兴南一带沿海

的城市里,用机关枪掳走的。其中极少数的青壮年被运到日本去了,绝大多数老人、妇女跟孩子,都被驱上了荒岛。当妇女们正惊疑着怎样才可以活下来,孩子们还在哭喊着妈妈的时候,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飞机便对岛上开始了惨无人性的轰击……

但尊严跟荣誉的根是挖不尽的!

当我重来朝鲜,我所认识的城市没有了,我所认识的烟囱没有了,人民正在城市的废墟上工作着;他们仔细地用败瓦残砖,拦出建筑物的遗址。我认识到,一种坚强的信念,在人民中间生长着。金容颐,这个顽皮的小鬼,使我深深地懂得了这一点。有一次,她指着我的挎包问:“中国大大的有?”

“大大的!”我点点头。

“朝鲜的没有!”她摇摇头。

她接着又问到我的笔记本,我的钢笔,我衣服上的扣子……

“中国大大的有?”

“大大的!”

“啊!”她像是很安慰,吐了一口气。“朝鲜的没有!”接着她补充说:“米军,飞机,轰轰,没有了!”

她特别对我一支红蓝铅笔感兴趣,一再地问,翻来覆去地看,在纸上画几笔,敲敲头。

“我的,送给你!”我说。

她愣了一下,忽然红了脸。我没有料到这一点,急忙补充并希望缓和她的窘态,说:

“我的,送给你,朝鲜的没有!”

她接过了笔,停了一会,忽然急促地对我说:“朝鲜的有!”

我一下子没有懂得这句话的意思,直到她睁大了眼睛,沉思地说:“慢——慢一的!”

谁是最坚强的呢?

如果说,四年前,朝鲜人民的尊严和荣誉是在自由和幸福里生根的,那么,现在,这种尊严和荣誉又在胜利的信念里生根了。无论美帝国主义怎样破坏,朝鲜人民将永远以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生活。在城市的废墟上,青年们仍旧挤在地下室里看电影,少女们依旧穿着她们最艳丽的服饰。美帝国主义永远不能摧毁朝鲜人民的意志。金容颐信念坚定地深信:明日的朝鲜会更美丽的。她沉思地说:“慢——慢一的。”

那些英勇的人民战士,那些在敌机轰炸下抢修桥梁的民工,那些勤劳的坐在纺车旁的农妇,那些在跳跳板上笑着跳着的孩子,所有的朝鲜



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创刊号刊登纪希晨、魏风的报告文学《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》插图：张凡夫、康东。

人民，都懂得一条真理，这条真理早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，就由苏联红军写在朝鲜的大街小巷了：

“朝鲜将永远属于朝鲜人民！”

爱

我问孙淑君：“你的力量哪儿来的？”

孙淑君说：“我照顾的都是勇士、都是英雄。跟他们在一起，我的胆子就壮些！”

孙淑君是个平常的女学生。她在上海志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做护士。她在学校的时候，胆小、怕脏，身子顶弱。年纪和长相很不相称，仿佛什么地方发育得不完全，永远长不太似的。常常为了一点小意外，她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。

部队进入朝鲜，很快地就跟敌人接了火。孙淑君所属的卫生所，奉命接转五百个伤员。条件是困难的。天冷，风雪大，战场上的房子都叫敌人烧光了，勉强找了一间手术室，只有四堵墙是完整的。上级号召四暖运动：房子暖，卧位暖，饮食暖，担架暖。要用一切办法，减少伤员的痛苦。孙淑君和同志们一起，坚决响应了上级号召，没日没夜地修房子，挖地洞，准备稻草，储集柴火。才有了一点眉目，伤员就下来了。

护士班长向她说：“做护士的，要跟伤员同生共死！”孙淑君说：“班长，你放心好了！”事实上，开始的时候，孙淑君是并不完全使人放心的。新同志，胆小，体弱，没受过战争锻炼。一路上行军，护士班长就设法帮助她，替她背背包，跟她说这说那的。爬大山看看要掉队了，护士班长就鼓励她；两脚起了泡，护士班长就给她挑泡。风雪像刀子一样，呛得人喘不过气，护士班长就给她讲些战士的英雄故事。孙淑君说：“班长，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，身体是痛苦的，精神是愉快的。”

开始，孙淑君替伤员洗血衣的时候，手有点发颤，但她转念一想：“这是英雄的血啊！”手上立刻就有劲了。在不断地接触了伤员以后，孙淑君就具体地认识到：“什么叫做阶级的硬骨头。”

还在路上的时候，护士班长就在她的思想上下过工夫，向她说：“伤员在负伤以后，情绪是烦躁的，个别脾气坏的，稍不如意，就要骂人。我们做护士的，要善于体贴，全心全意地为伤员着想。要知道，他们不是为自己才负伤的。”

但，久经战争锻炼的护士班长，这一次却讲错了。在朝鲜战场上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，不仅没有一个发脾气，而且，普遍地表现了对护士们的体谅。没有担架，伤员就自己走了来；缺绷带，伤员就安慰护士们说：“艰难哪！”一次，一个重伤员没有吭气，就爬到门外去自己大便了，正在打盹的孙淑君羞得几乎哭出来。那个伤员同情地安慰她：“护士，你够累了，睡一会吧，我自己能来。”几乎所有的重伤员，都拒绝往后方转。不得不往后方转的时候，要费很多唇舌，有时甚至得强制才行。伤员抓住担架叫喊着：“护士，我就会好的，我还能行。”“这样子回去见不得人哪！”“叫朝鲜老乡看见，像什么呢！”

孙淑君照顾七个重伤员，到了夜晚，还要帮助炊事员做饭。伤员的饭必须在天亮以前做出来，天一亮，灶就不能冒烟了。领导上号召：“宁愿自己挨饿，不缺伤员一口！”因此，所有的人员都为了“不缺伤员一口”斗争。时间是短的，锅灶也不够，常常到了天亮，要止火了，工作人员的饭却没做出来。护士们要挨饿了，但没有人在乎这一点，无论如何，伤员的饭是赶出来了。

为了保证伤员的营养，在极度困难的供应条件下，炊事员创造了很多好办法。有时候，他们就摸到战场上去割死马肉。一次，孙淑君也去了，天亮的时候，她转回来，没有碰到危险，收获也不错，她走在路上高兴地想，伤员们今天又有荤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迎面飞来了四架敌人的野马式飞机，她还没隐蔽好，燃烧弹就对准一个小村庄投下来，小村庄立刻起了火。敌机在上空嗡嗡着，以撕裂一切的声音，开始了扫射。孙淑



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创刊号刊登魏巍的报告文学《火线春节夜》。插图：伍必端。

君知道这个小村庄里有重伤员，她夜里从这儿经过的时候看见的。一下子，她忘了马肉，忘了飞机，也忘了自己，一个念头在她心里一闪：“我要救出他们！”便立刻从隐蔽的地方冲出来，无畏地冲入了燃烧的屋舍。房顶已经烧着了，火焰正向门边伸卷着，屋子里满是烟。孙淑君摸到一个伤员就喊：“快，抱着我。”那个伤员推了她一把：“先背我们班长！”

孙淑君一口气背出了四个，跑过一条小河，把伤员转移到山沟。到第五个，体力实在不能支持了。她本来体弱，接受任务以后，又有七八天没像样地吃过，像样地睡过。这时候，她觉得眼冒金星，口吐白沫，腿抬不动，腰直不起，手脚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伤员正在她的背上喊：“当心！”她就心里一迷糊，倒在小河沟的冰雪里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她焦躁地转念头。才一转念头，就听见了敌人机关枪的疯狂的扫射声。在她紧张地从火海里往外背人的时候，她一点也没注意到这种声音，现在，当她停下来，这种声音立即清楚地她的耳朵里叫起来了。

“让人民的英雄这样白白地牺牲掉，是人民的损失，我的耻辱。”一种坚强的意志唤起了一种坚强的力量，敌人的机枪声使她一下子挺立起来了。

她又一口气抢救了三个。这时，其他的同志也赶到了，四十几个重伤员的生命，就这样得到了援救。

孙淑君后来对人说，她不懂她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力气，她也

不懂为什么她会那样的无所畏惧。

但她是懂得的：

她懂得爱什么！和怎样去爱！

孙淑君已经再不是那个体弱、胆小、怕脏的平常的女学生了，正义的战争在孙淑君身上已经唤起了一种无比的英雄力量。

正义的战争使一个平常的人变成了英雄，非正义的战争只能给美国强盗带来不幸！

力 量

情况是这样的：为了迷惑敌人，连长接到了营部的撤退命令。但三排却守在一〇七一高地上，必须派一个通信员去传达撤退命令。派谁去呢？能够派的人都已经派到阵地上去了。

“连长，我去！”通信员敬德胜要求说。连长望了他一眼，现出为难的样子，没有做声。敬德胜早就该往下送的，他死活不肯走。他的脚冻坏了，肿得像头一般大。连长清醒地记起了他的玩笑：“鞋子大了。从前三十八码的鞋子嫌大，现在四十一码的鞋子嫌小了。”连长不喜欢他的玩笑。他望望他的脚，他的脚用剪碎的美国军毡包着。

左图：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创刊号刊登傅铎的报告文学《老大娘和干粮袋》。

右图：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2月号封面，油画《强渡金沙江》，作者：张漾兮。





左图: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6月号封面,油画《抢占泸定桥》,作者:李宗津。

右图: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创刊号刊登陆柱国的报告文学《老组长》。

“连长,下命令吧,保证完成任务!”

连长不做声。

“连长,下命令吧,耽误不了,爬也要爬上去!”

连长想了想,实在也没人可派,就对他说道:“好,你去!通过小河的时候,当心点!”

敬德胜立刻出发了。

路是难以辨认的,几丈深的山涧都被积雪覆没了。山背向阳的地方,暴露在敌人的炮火底下,山洼向阴的地方,风雪又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从连指挥所到一〇七一高地,必须通过一条曲折的冰封的河。这条河就从公路的转角处流过去,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底下,连条虫子都很难爬过去的。但敬德胜必须通过。他到了河边,没法选择,更不能迟疑,敌人炮火的间隙只有约摸几秒钟,他就机敏地掌握着这几秒钟,前进,卧倒,卧倒,又前进,风一样地冲过去了。在往河岸跳的时候,他稍微迟了一步,腰部立刻就觉得像让火烫了一下。“擦伤!”他想,迅速地前进了。

他胜利地爬上了一〇七一高地,向三排长传达了撤退命令。

天黑以后,三排转移了。三排长指定九班的两个战士照顾他,被他脸红脖子粗地摔开了。

“白天都上来了,晚上还下不去吗?”

但下去却比上来艰难多了。首先,他的脚不像上来那样听话了,才一沾地,就像敲骨吸髓一样刺痛,上来的时候,它们跳也跳过,跑也跑

过,而且一点没觉得疼。其次,腰部的伤也跟他作起对来了,起先,以为只是点擦伤,这时候,才知道远比擦伤严重。他对自己很不满意,一翘一翘地跟在队伍后边,忍着不吭声。

九班长不时在他身边压着嗓子叫:

“敬德胜!”

“有!”

“快点跟上!”

“跟上了!”

但他实际上是跟不上的。上山,他所关心的是一个排,这个排的命运鼓舞着他,因此他有力量命令他的脚,征服他的腰。现在,他关心的只剩了他自己,虽然也想了些方法鼓舞自己,但是,不行,他的脚和腰开始命令他,征服他了。

“敬德胜!”

“有!”

“快点跟上!”

“跟……上!”

他说跟不上,但立刻觉得羞愧,荣誉感使他说不出口。他愤怒地望着自己的两只脚,裹脚的毡子已经破碎了。他努力赶队伍,但白费劲。同志们的黑影渐渐地远了,急速的脚步踏在冰雪上的破碎声也听不到了。

九班长叫:“敬德胜!”没有回音。马上带了一个战士往回找,没有找到。

为了避免暴露,三排不是从公路撤退的,他们走过的那些曲折的小路,走过去就迷失了。同样的山,同样的雪,同样的矮松树,既不能打电筒,又不能大声地呼唤,敌人就在身边窥伺着。

他掉队了。他坐下来喘口气,心里打算盘,决定从山上往下滑。他想,只要到了山脚,就不难找到部队。他坐在雪上,顺了山坡,两手撑地,往下滑了。但滑到山半腰,他撑不住劲,翻了几个跟斗,腰部像炸裂一样地疼,疼得他失去了知觉……

他觉得自己是在做梦,梦见很多人扯他,一面扯,一面叫,他又梦见一个孩子了,头很大,嘴咧着,不转眼地老是望他。他觉着厌烦,忽然闻到一股朝鲜农家所特有的浓烈的酸菜味,一下子清醒了。果然有一个大头孩子扑在他身上,嘴里反复地喊叫着什么。

孩子的祖父救了他。

这一家一共四口人,孩子的父亲参军打仗去了,家里还有祖母和妈

王学俭在《解放军文艺》3月号刊登的《报告文学：运输战线上的英雄们》插图：丁聪。



王学俭在《解放军文艺》3月号刊登的《报告文学：运输战线上的英雄们》插图：丁聪。

王学俭在《解放军文艺》3月号刊登的《报告文学：运输战线上的英雄们》插图：丁聪。

运输战线上的英雄们

王学俭 丁聪插图

1951年《解放军文艺》3月号刊登王学俭的报告文学《运输战线上的英雄们》插图：丁聪。

妈。这一天半夜，他们听到外面有响声，仿佛从山上滚下来什么东西。祖父担心地跑出去探望，发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穿了志愿军的军服，受了伤，要是不管他，看样子是很快会让风雪掩埋的。老头子急忙把全家喊来，趁着还没人知道，把他抬进一个地窖。这个地窖平素是储藏马铃薯跟腌菜的，很隐蔽，距他们自己的小屋只有半里地。

老头子能够写汉字，他告诉他，这个地方美军常来，但他可以放心，他指指自己，指指他，指指地窖，又指指自己的心，摇摇手，向他热情地笑着。每天，孩子的母亲给他送三次饭，替他裹伤，用热水给他敷脚，她的手很轻，并不时停下来，试探着，在他表示疼痛的时候，她就抱歉地说点什么，在他能够忍受的时候，她又轻轻地开始了。患难中的友谊是动人的，何况在这种患难中，谁都不是为了自己。尽管没有语言的帮助，他们也很快地就相互熟悉，彼此了解了。有时候，他甚至都能准确地猜出他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声了。

到了晚上，为了怕他寂寞，老头子、母亲和孩子，便都到他这儿来。祖母是照例不来的，他们必须留一个人在窖外把风。老头子和他笔谈，首先，告诉他志愿军的消息：“十五里外大大的有！”他写。以后，就忘其所以，什么都谈，谈个没完了。有时候用笔，有时候用嘴，有时候用手，一直到没法谈通的时候，才呵呵地笑一阵。笑过去，他就教孩子唱歌。唱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！”而母亲，便轻轻地用热水替他敷脚，静静地听他们唱歌。当孩子唱错了腔调的时候，便抱歉似的微笑着。每逢热